

静水流深

鬓微霜 又何妨

■陈晓辉

我的母亲还不到50岁时，头发就白了许多，常常需要我为她染黑。染完了她就继续匆匆忙忙农活、忙家务，并不因此惊心落泪。

而我当时少不更事，只想赶快帮妈妈染完头发去看小说，所以对白发更没有感悟。世上那么多活催着人干，那么多花等着人欣赏，那么多眼泪需要擦干，那么多梦急着去做——区区白发算什么？

但是小说看多了，好像白发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什么“此翁白头真可怜，伊昔红颜美少年……宛转蛾眉能几时？须臾鹤发乱如丝”——且慢，白头很可怜吗？还有那首著名的伤感的《白头吟》：“白头吟，伤离别，努力加餐勿念妾，锦水汤汤，与君长诀！”有了白发居就要“与君长诀”？

说好的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呢？说好的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”呢？

于是对白发开始有了一点恐惧。但是想想，我距离白发暗生还有几十年呢，作业、考试、分数，能不能买一条新裙子，

隔壁班学习好且长得帅的班长……样样都比白发具体。白发？遥远得仿佛下辈子的事。

没想到“时光如箭日月如梭”是真的，这么多年匆匆忙忙，上班、结婚、生孩子，假如有时间，奢侈地看一眼天上的云，听几声鸟啼虫鸣，就美得不得了。没想到，时间就这么不知不觉“嗖嗖”地过去了。

那天照例在镜子前臭美，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帖花黄”，忽然发现一根白发探头探脑，毫不犹豫拔掉。但是拔的时候一不小心殃及无辜，连带一根黑发也捏在了手里。看着一根黑发和一根白发对比鲜明，心疼得像丢了一笔钱。

但是没有完。拔完一根白发，怎么还有霜色若隐若现？拨开鬓角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，岂止一根，至少十几根白发夹杂在黑发里，触目惊心。

对着镜里白发，忽然一下子呆在那里。半生的事忽然纷至沓来，在脑子里幻灯片一样播放：考试的紧张，踏进大学的喜悦与茫然，第一天上班的忐忑与不

安，爱人送我的第一束花，穿着婚纱的我，父母在婚礼上掩不住的黯然，生孩子时排山倒海的痛，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心里说不出的安慰，她叫妈妈时的甜蜜与惆怅……仿佛白发是一部时光播放器，凝聚了人一生中所有的刹那。

女儿看到我呆呆站立状若白痴，赶紧问我怎么了。我拨开头发让她看：“你看，妈妈老了，有白头发了。”没想到小丫头对我的伤春悲秋不屑一顾，忽然蹦出一句气势磅礴的诗：“鬓微霜，又何妨？……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这不是大文豪苏轼的词吗？她什么时候学会了？

说得真好。鬓微霜，又何妨？有了白发又怎么样？时间将我的黑发染白，但并不代表我的精神也将迟暮。我已入中年，将来还会步入老年，但我的脚步会更从容，我的心胸会更开阔，我的思绪会更成熟，我的精神会更坚韧……

别说鬓微霜，就是鬓全部成霜，又怎么样？苏轼早就写过如此霸气的句子：那都不是事！

诗风词韵

春回人间

■李宁

一管柳笛，一枚嫩芽和一声鸟啼
在春风的妆奁内，又一次回到
被冬天用旧的故里

东方破晓，黑与白常常传递
一些讯息。反刍的老牛在牛棚
想象着开垦的春泥。三两只
燕子，在讨论过往的岁月
或者，在商议如何应对乌云堆积

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。河里的水
也泛起涟漪。迎春的枝头
有了柔和的暖意。风筝也挣脱了
束缚，轻装上阵
一阵风来，摇摇晃晃就把春天
提升了高度

起身的麦田，泥土已经松动
蛰伏的虫子，开始低语
草尖上，热热闹闹有了绿意
杏花、桃花和玉兰
还爱着这白云蓝天，正以
缓缓的脚步，登高望远
期待着一个时辰，以花的
姿势，展现春回人间
妩媚的金黄与缤纷的簇绿

哦，我爱这春天的事物
也爱这春天涌动的勃勃生机

只此春日(外一首)

■李飞翔

延续生活的感动，将希望寄托春季
温暖的日子开怀畅饮，与朋友笑谈
春意浓郁的季节，体味富含生机的创造
叶片高悬的枝丫，一家人挂满笑颜
纯真的花香从鼻息映入眼帘
浓缩的气息绽放醉人的甜蜜
能邂逅气团裹藏的浪漫，慰藉心灵
眼眸中闪烁希冀，所以渴盼春日
绿韵烂漫时，不辜负岁月悠悠
最是花朵绽开能感慨喜庆与吉祥
翡翠的青绿能唤醒对韶景的祈愿
乍现的绿意，能映射美好的祝福

与春书

闲斟清酒，在春色萌动中吟哦
醉眼倚窗，看凫鸭漾波，垂柳弄影
将一颗心托付山水，借此浸满翠色
凝眸向远，注视远方青山，立下约定
眸中含泪花，源自对生活热爱
多情人总被感动，留下深沉的思念
紫燕飞过云端氤氲春泥的香味
衔来的枝丫，挂着三两晶莹的露水
最是春日需要记颂，延续春光灿烂
浅草、绿叶、红花、泉水与树木
春深，习惯倾听绿叶的声音，
思念纯粹，留下关于祝福的笑容



读后有感

笔触直抵人性才能走向远方

——读《青铜葵花》

■张芸溪

人生四季，自有冬天，难免冰雪。唯有爱的阳光，能将之消融为一江春水。

读曹文轩先生的《青铜葵花》一书，就有此感觉。

我没想到，读《青铜葵花》，几页之后就让我掉进去了。小说人物鲜活灵动，文字纯净唯美，勾勒出荒凉却富有生机，朴素又丰富多彩的世界；独属于少年的倔强坚韧也跃然纸上，传递出向善向上、坚韧生长的力量。

《青铜葵花》是当代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，以两个小主人公“青铜”和“葵花”来命名。葵花先和父亲生活，父亲不幸遇难后，被青铜一家领养，并和青铜一起长大。在苦难面前，青铜一家和大麦地的人们彼此守望相助，相互扶持共渡难关，将人性的洁净、坚韧展现得细致入微且感人至深。

曹文轩先生曾说：“未经凝视的世界，是毫无意义的。”跟随作者凝视的目光，才会发现《青铜葵花》的丰富和美妙。

作品写尽苦难，将苦难写到深刻。一贫如洗的大麦地遭遇了火灾、旋风和蝗灾。“火像洪流，在大麦地村的一条又一条村巷里滚动着。不一会儿，整个村庄就陷入了一片火海。”“桥板被掀到了河中，小船被掀到了岸上，芦苇在吧吧吧地折断，庄稼立即倾覆，电线被扯断，树上的鸟窝被吹散，枝头的鸟被打落在地上……”“振翅声越来越响，到了离地面还有几丈远的高度时，竟嗡嗡地响得让人耳朵受不了了……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，大麦地就像在萧索的冬季里。阳光下的大麦地，只有一番令人悲

伤的干净。”

写尽美好，将美好写到极致。“两个小人儿在田野上的走动、嬉闹，会不时地使大麦地人的心里荡起微微的波澜。那波澜一圈一圈地荡开去，心便湿润起来，温暖起来，纯净与柔和起来。”“好大的太阳，有竹匾那么大，橘红色的，安静地燃烧着。本是雪白的芦花，被染红了，像无数的火炬，举在黄昏时的天空下。”

写尽大爱，将大爱写到充满生机与情意。奶奶为了给青铜和葵花做棉衣棉裤，拼尽全力去摘棉花，最后病倒。“奶奶的脸似乎缩小了一圈，头发白得像寒冷的雪。”青铜家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家里的牛，“夜里，临睡觉时，爸爸点起纸灯笼，又走进风雪中，来到牛栏看了它一眼”。葵花为了给奶奶治病，去他乡拾银杏赚钱，爸爸和青铜轮流去油麻地守候。“那只纸灯笼，亮在路上，亮在水上，也亮在油麻地人的心上……”妈妈看到久未回家的葵花，“便往厨房走，但走了几步，又回头来往路上看。看了一会儿，妈妈的心像风中的树叶抖了起来。她颤抖地叫着”。

这种对苦难、对美好、对大爱的细腻描写和咏叹宛如一股温暖清澈的春水，潜移默化地感动我们，在模仿、迁移、同化和顺应中实现作者“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精神底色”的创作理念。

合上书，眼前仿佛出现了大麦地的河，“昼夜流淌，水清得发蓝。两岸都是芦苇，它们护送着流水，由西向东，一路流去。流水的哗哗声与芦苇的沙声，仿佛是情意绵绵的絮语”。

闲情偶寄

春巢

■徐玉向

年后回到办公室。一打开窗，那座荒巢迎面扑来。

去年春天，刚到项目，委托方让我挑办公室。三层整栋办公区，我唯独看中这间。打开窗，隔着办公区绿化带及几层围墙，我就能看见不远处的湖，以及一片萋萋的小树林。

湖，其实是一大片连着的野塘。项目在城郊接合部一处没有开发的区域。素日，湖边少有人来，便便宜了游荡的白云，以及，我这个外来者。

小树林也不大，约莫百十棵树，杂乱地长在一座小土包上。在宁静的湖边，及远处大片的平原之上，也算颇具规模了。

伏案既久，开窗之际，忽见一对过路的鸟往复盘旋于一树丫上。戴了眼镜细看，原是筑巢。好一对鸟，于草地、湖边、田头寻觅，衔着小枯枝、长草，向树丫间折叠穿插。它们且飞且鸣，似在鼓励，又似争论。在啾啾的叫声中，在雨丝与阳光交叉替换中，一座轻盈牢固的巢出现了。

巢筑成的瞬间，这片林子，以及湖，还有这片荒芜所在，竟平添了无限生机。这巢，也理所当然成为我每日眺望的必经之处。

望着这巢，以及不久伸出小脑袋啄食的雏鸟，我想起了家人。我打开平板，不用微信视频，径直点了家中监控，悄悄地看一会儿家人的日常活动，或打扫，或交谈，或用餐，心中一片温暖，周身乏意即去。

秋风起时，巢中的小家伙们已能独自飞翔。一个清晨，我开窗之时，昨日尚且喧闹的巢一夜就空了下来。西风扯掉树上最后一片叶子。我的眼中，只剩下一片瘦骨嶙峋的树，一座寂寞的湖，以及一处了无生机的巢。

再开窗，定然索然无趣。任白雪收去我眼中最后的眷恋，由着腊月的冰，封存一个冬天的独白。

上元的灯光刚刚散去，我们的项目早已开了工。冰与雪没了踪影，接近湖边的地方，枯草之下，隐隐有了一丝绿意。小树丛中的荒巢啊，你的主人何时才会回来呢。